

這一句話，我會記上一輩子

6H 黃倩彤

這一句話，我會記上一輩子。

從前，我不明白爺爺常念的這句話有什麼特別，後來，我才發現這是他做人的宗旨，也成為我人生的金石良言。簡單的一句「肩負起自己的責任」，彷彿清泉逐點灌進我的內心，在心裏泛起漣漪，留下沖刷過的痕跡。那雙緊握著我的手不知何時鬆掉了，可暖意還留在我的手心，久久未退。

小時候，我住在小小的鄉村，一家人在田裏遊逛嬉戲，是我最閒適自在的日子。我、父母和奶奶的感情深厚，他們都總是讓著我，容忍著我的調皮，時常為我收拾「爛攤子」一直寵著我。可是，爺爺卻站在一邊與我甚少交談，他不是田裏工作收割，就是坐在房子旁的小木椅看著那夕陽落下。所以，一直以來，我都認為他沉默寡言，對家中事務不太上心，除了廚房！他永遠是家中的廚子，做得一道道拿手好菜。我時常跑到廚房外，站在門旁偷偷觀察我那神秘的爺爺，那就像是他的「小天地」，我只能在他做菜時找到他淡淡的微笑。記起有一次，我趁著他出去拿食材，偷偷地跑進廚房，調皮的我就往菜裏加了一些我最愛的花生碎，希望能使菜品增加口感，讓爺爺稱讚我的「神來之筆」。因為從前，我也提議過要爺爺加一點花生碎在菜品上，但被他拒絕，好像說是祖母敏感吧！可是，我也對蝦蟹敏感，吃了點也只是皮膚癢，應當祖母吃了也沒什麼關係吧！

我坐在餐桌上，期待著父母、爺爺和祖母，特別是爺爺的讚賞，看著爺爺把菜品放進口中。突然，爺爺神色一變，在祖母想夾起那道菜品時大力拍落碟子上。「叮！」那磁碟碎片散落一地我的心也像是被爺爺的行動拍碎了。只聽那從沒有過的嚴厲聲線落下：「誰往菜品加入花生碎？」他睜大眼睛看著我，我躲避著他的目光。他雙手緊握著我的雙肩，強迫我看著他。「道歉！」他那嚴厲的言語嚇得我一動不動。「肩負起自己的責任！」我頓時不知所措，我期待著他對我的讚賞，可是，最後卻只換來他那如劍的責罵聲，狠狠地刺進我的心裏。我委屈地低下頭，眼淚從眼眶中破堤而出，潸潸落下。看見我這個樣子，父母和祖母都為我發聲，但是，爺爺只是再說一句：「肩負起自己的責任！」我只好匆匆向祖母和爺爺道歉後跑去。後來，父母有和我解釋，爺爺是因擔心祖母因此敏感，會有性命之虞，所以，才大發雷霆。但是，我和爺爺感情本來就不親近，而且經此事後，我也因害怕而多次避開他。沒多久，我就和父母搬到城市裏，數次的致電，也只剩下簡單如印章般的問候。

數年過去，父母多次要求我和他們一起回鄉探望祖父母。只是那聲「肩負起自己的責任！」如雷般打落在我的心頭，刺激著我每條神經，我每次都用不同的

藉口推搪，拒絕回鄉。

「叮！叮！」我拿起話筒，只聽父母焦急地叫我收拾東西到鄉內醫院，說是祖母因誤食花生而住進醫院。我急忙收拾行裝，乘搭那久久沒坐的火車下鄉去。

打開病房大門，那素白的牆壁與祖母的臉色一樣難看。我看著祖母躺在病床上，祖父緊握著祖母的雙手。我的眼淚在眼眶內打轉，視線變得模糊不清。當年，我雖知道祖父異常生氣是因祖母花生敏感嚴重，恐怕老伴有性命之憂，我也是聽聽而已，沒想到是如此嚴重。現在，我才發現自己差些犯下大錯，我強忍著淚水，後悔著我的無知、不以為意，輕輕握著祖父的雙手，安慰著他。看著那雙手的紋理多了，驚覺我們已沒見快六年了。那忘記幫菜品走掉花生的店主來到，求祖父不要向政府部門投訴他們，只見爺爺憤然用那滿布皺紋的雙手抓著那人的雙肩，破聲道：「肩負起自己的責任！」那人低著頭道歉著。我那記憶底片彷彿與眼前畫面互相重疊。幸好祖母沒事了，後來我也回到自己的生活。可不同的是心態改變了，我也明白自己的錯誤和爺爺那句話的原因，我不再是記恨祖父的小女孩，可能就是這句話使我成長了，不再自以為是，我也與爺爺親近了。

「叮！」訊息傳來，祖父快不行了。我急忙地再次回鄉。同樣，那冰藍的光線配著醫院死白的牆身，使我感到暈眩。我跑進病房，質問著父母為何消息如此突然。「是我叫他們不要跟你說的。」那把孱弱的聲線從我耳邊傳來。我熱淚盈眶，從城市就強忍著的淚水止不住了。「為何？為何瞞我一人？」我失聲叫道。只感覺他緊握著我的雙手，帶著蒼白的面色，有氣沒力地說：「你在考大學呀！不能因我而影響你。」你喊聲更大，一時哽咽說不上話來。「肩負起自己的責任！」他用力道。我瞪大雙眼看著他。「做護士要負責任！」說畢，手鬆開了。「嘩！」只聽那機器長鳴……

這一句話，又再三響起。但是，這次不再是因我做錯事而說，而是他的人生良言，他希望我肩負起家庭和想做護士的理想，勇往直前，承擔不可推卻的責任。爺爺，我會一直記著你這句話！